



我只许一个心愿

□魏得强

昌大伯陪着玉兰婶来逛城，为的是实现她的一个心愿。

说起来玉兰婶，可真不容易，昌大伯身体不好，长年吃药，是玉兰婶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。种地，养鸡，硬是把两个儿子送到了大城市去念大学。送走二儿子的那一天，昌大伯兴奋得边咳嗽边说：“兰呀，等我病好了之后，你要什么有什么。”玉兰婶撇撇嘴：“说话可得当真，我呀，还真有个心愿没有了结呢！”

一晃半年多过去了，春天里，昌大伯的病也慢慢好了。家里也有了一些积蓄，昌大伯心里总是惦记着媳妇的心愿，可是他问了很遍，玉兰婶就是不说，问急了就反呛他一句：“开玩笑呢，说了也是白说，你也实现不了。”昌大伯恨不得跪下来发誓，除了不要他这颗人头，什么事他都能做得到。

都逼到这个份上了，玉兰婶的脸忽然有些红了，如少女一般羞涩，“那好吧，明天陪我进城吧。”

“不就是进趟城嘛，好好好，明天一早就去。”昌大伯摸着自已的光葫芦头，呲着牙笑了。也真是，距离县城不足百里，媳妇硬是好多年没有去过了，每天都是家里地里养鸡场。除了喂鸡种地，只是去农村集市上逛逛，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添过呢。

昌大伯这样想着，心里忽然颤了一下，光光的头上一下子冒出了冷汗。他想起了20年前，大

儿子出生的时候，他曾答应媳妇，20年后一定给你买上一个金项链，外配一对金耳环，也让你风光风光。想不到的是，日子过得紧巴，哪里有闲钱买这些奢侈品呢？再说了，自己早忘到爪哇国了，谁知道媳妇一直记着呢。

话一出口，没有捡起来的道理，这是昌大伯的秉性。想当年，玉兰婶也是十里八村数得着的漂亮人，还是村里秧歌队的队员呢。正是那苗条的细腰，把昌大伯迷倒了。唉，唉，岁月不饶人，20年的时光，秧歌队没有了，小蛮腰也变成了水桶腰。

城里川流不息的车把昌大伯和玉兰婶的眼晃晕了，不过，下了公交车他们很快就转到了珠宝行。珠宝行里的小姑娘一个个打扮得水灵灵的，像清晨的露珠。不过昌大伯口袋里有钱，心里有底气，领着媳妇一款一款地看。但是昌大伯很快就发现，玉兰婶一直心不在焉。难道是看了标签，嫌贵？果然，在转了三个柜台后，玉兰婶径直走了出去。

撵上玉兰婶的昌大伯还没有说话，就受了劈头盖脸的一顿训：“谁让你把我领到那个地方的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买这些东西了？就你兜里那几个钱，还不够孩子们的花销呢。”

挨了骂，昌大伯沉着的心忽然有些轻松了：“那就逛商场，随便逛逛。”逛商场是女人的天性，玉兰婶果然笑了，过马路时，竟扯起了昌大伯的手，怕弄丢了似的。两人一个商场一个商场地逛，玉兰婶给昌大伯买了一件羊毛衫，自己什么也没有买。然后吃了特色凉皮儿，看了一个促销演出。可是昌大伯有些着急了，一路逛下去，三四个小时就没有了，已经是下午四点多，再不回去，长途车都没有了。

玉兰婶兴致未减，一点着急的样子也没有。反而调侃昌大伯：“慌什么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”

但是太阳还是不客气地落了下去，昌大伯心里想，车到山前了，我看看你的路在哪儿。

远处有歌声传来，是城市里广场上的人们开始跳广场舞了。电视上有过报道，城市里现在流行这个。玉兰婶有了兴致，说：“我们看看去。”等他们赶到，已经有一二百人在跳了。和电视上的一个样，轻快的节奏，曼妙的舞姿，展示着城市人的风采。看着看着，玉兰婶把手中的包包递给了昌大伯：“你守着，我也试两下。”

玉兰婶走到了跳舞的人群中，她先是模仿着别人跳。慢慢地，她跟上了步伐，每一步都踩在了韵律上。合着节拍，融入到了音乐中。

望着沉醉在舞蹈中的玉兰婶，昌大伯忽然明白了很多。敢情这老婆子的心愿不是买东西，而是跳舞呀。可是，这么一折腾，怎么回家呢？

一曲结束，玉兰婶跑了过来，对昌大伯说：“你看你看，我还可以吧。”兴奋的眼眸在闪烁的霓虹灯下闪烁着喜悦。昌大伯试探着问：“你说的心愿不会是来城里跳一次广场舞吧？”玉兰婶反问道：“咋？就是了，我跳丢你的人了吗？20年了，我从来没有这么跳过了。”

昌大伯既兴奋又忧愁地说：“好是好，就是不能回家了。”

这下子，玉兰婶把手揪到了他的耳朵上：“你这个死鬼，就知道你小气，这么大一个城市，不信你找不到一个旅馆来住呀。”

大伙真的想开了

□吴敬贤

从医院探望徐工程师回来后，大伙在办公室里议论纷纷。

小王说：“徐工这病得真快，前几天刚接到咱们单位让他内退的通知，可以回家享清福了，却突然就查出了这个……”

小李说：“徐工这病是让工作累的。上级只要下达任务，他一马当先抢先承担下来。我晚上很少呆在单身宿舍里，每次来办公室上网，都能遇到他在加班。”

“是呀，我也听说了，听说徐工经常在单位干到半夜才回家。不注重休息，不注重锻炼身体，身体不垮才怪呢！”小张说。

“身子垮了自己受罪不说，我听说他家里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生病卧床，没人照顾呢。”老刘在一旁说。

“还不止这些呢，我听说他儿子小时候生病时因为没好好照顾，留下了后遗症，现在只能做点简单工作赚点钱，连生活费都不够。”老马说。

“其实这里面有内幕，”张姐在一旁品了一口茶，神秘地对大家说，“我听说徐工是气病的。他在咱们设计院已经工作几十年了，论资历早就该评上高级工程师了，可每年的高级职称都没他的份儿。听说他一想到这事就生闷气，胸口发堵，天长日久，能不病嘛。”

“职称这事根本轮不到他。现在评职称不是光靠拼命工作就能上，得好好动动脑子，这是潜规则。”老谋深算的老于在一旁揭开了谜底。

“所以说嘛，不要把这个职称太当回事儿，真遇到不公平的事儿要想得开。如果实在想不开真生气时，先想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等人照顾呢。”张姐接过话茬，继续对大家说。

于是，小王和小李制订了健身计划，开始了晨跑。有一天，小王和小李在马路遇到了张姐拎着一大条鲤鱼和一只刚宰的鸡，忙过去打招呼。

张姐说：“前几天我还批评你们这几个年轻人经常晚上熬夜玩游戏，今天怎么突然换了根神经似的，早起锻炼身体了？”

“思想转变了，身体最重要，别跟徐工那样，身体有病后悔就晚了。”小王说。

小李问：“单位里都说张姐过日子最会省钱，今天怎么这么破费呢？”

“思想也转变了，要好好伺候老人和孩子，免得跟徐工一样，亲情也不顾了。”张姐说。

老刘上班后一进办公室就问老马：“你真把科长安排你加班的事推了？你真敢得罪领导？”

老马说：“我已经连续三周没放过一天假了。身体是自己的，别跟徐工一样玩命地工作把自己累坏了，还没得到什么实惠。”

老马说着，一抬头看见老于办公桌上放着好多笑话书，奇怪地问他：“你一直喜欢读深奥的古典小说，怎么换了胃口了？”

老于说：“像咱们这些年近四十的人烦心事多，容易生气，多读点笑话，什么气也都消了。”

这时，小李带来了人事科的一个通知：“有没有打算参加今年论文评奖的？科长说，将来评职称的时候管用。”

老于说：“大伙现在都想开了，什么职称不职称的，不奢求了，随他去吧，健康第一。”

大家都赞同般地一致点着头，哈哈大笑。

几天后，参加徐工的追悼会回来，大伙回到办公室又开始偷偷忙碌起来。小李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悄悄问老马。老马小声说：“徐工走了，咱们设计院里就空出一个中级职称的名额，过几天就报名竞争，我们都忙着准备评审材料呢。”

张姐凑过来说：“估计这次我们都没戏，我听说老于还没等徐工去世就下手从上级部门托关系忙这事儿了……”

“啊，大伙还以为就属他想得开呢，原来放了个烟雾弹，麻痹别人的。”老马狠狠骂了一句，接着说，“我这次非得跟他争到底不可……”



■投稿邮箱：
ljz@cnnb.com.cn
■插图：严勇杰



网坛风雨路

——李娜自传

我本来是以一个普通消费者的心态来到这个奢华的王国朝圣的，但它却忽然变得谦恭而客气，用欢迎女王的礼仪欢迎我。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，但是，不得不承认，那一刻，感觉好极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直接体会到了“法网冠军”这顶桂冠的分量。

巴黎，真的成了我的福地。

巴黎是座优雅的城市，举世闻名的艺术之都、时尚之都。塞纳河蜿蜒穿过，给这座城市平添了几分诗意的味道。

每年的5月和6月是巴黎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，气候宜人、鲜花盛开。蓝天白云映照下的罗兰·加洛斯球场显得格外漂亮。这座位于巴黎西部蒙特高地的球场，是以颇具传奇色彩的法兰西民族英雄—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捐躯的飞行员罗兰·加洛斯的姓名命名的。这是所有网球运动员和网球迷心目中的圣地，是最具代表性的红土赛场。

红土场是最早的网球比赛场地之一。现在的红土场地虽然不再是以前的自然地，而是用了六层不同的材料铺设而成，但球场的特性没有改变。它的弹性高于硬地和草地赛场，球会弹起很高，而且旋转很强，从而使比赛的节奏

显得慢一些，所以有人称红土场为“慢场”。在这种“慢场”上，由于球速较慢，球员在跑动中特别是在急停急回时会有很大的滑动余地，这就对球员的体能及奔跑和移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红土场拿冠军最难，因为不仅需要全面的技术，还需要超强的体能、足够的耐心和顽强的意志。

1989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，十七岁的华裔选手张德培力挫多位名将，成为法网历史上最年轻的单打冠军，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裔选手。

2011年，我以6号种子的身份出征法网。说实话，对这次比赛，我本来并没有寄予太多期望。我不擅长打红土场地，我更喜欢硬地，平时训练和比赛的场地也以硬地为主，法网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没有进入过八强的大满贯赛事。在法网开赛前，当地记者对我进行了一次一对一的访谈，记者问我：“如果拿到法网冠军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”我说我会感到不可思议，我坚信自己可以拿到四大公开赛冠军，但法网可能是最后那个。

在苏珊·朗格伦球场的红土地上展开的战役对我来说并不轻松，我需要时间来慢慢适应红土赛场，前两轮比赛都打得很辛苦。每当感到情绪波动的时候，我会看看自己团队的包厢，他们的一个眼神、一个手势，都能重新给我信心。

整个法网比赛，姜山一共离场过三次。

第一次是首轮对捷克的斯特伊科娃。我原本以为这场比赛可以轻易拿下的，我在今年年初澳网第三轮跟斯特伊

科娃打过，当时赢得很轻松。

没想到短短三个多月后，她忽然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打起球来如有神助。我们交手多次，对彼此的性格多少有点了解，我记忆中的斯特伊科娃是个上场后状态容易起伏的姑娘，但那天她没有受到情绪的干扰，状态极其稳定，而且似乎什么球都能防回来。虽然我后发制人以6:3拿下了第一盘，但第二盘始终险象环生，5:2大局在握后，我忽然连丢两个发球局，被对手追平。姜山就是这个时候坐不住了，他站起身离开了场地。

姜山不在跟前，我的心反而平静下来。这一局我赢了。但是在接下来的抢七局里，有两个赛点，我没有把握住，结果被对手连得4分逆转，最后输掉了这一盘。

输球后，我特别懊恼，感觉自己在场地上不停地奔跑，又傻又狼狈。等到第三盘刚开始时，感觉已经累到不行，腿都跑不动了。我往场边一看，刚好瞄到姜山在场下一脸特别无奈的表情。我心里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：我在场上这么拼，这么努力，不管比分如何，你总得有一点肢体语言，多给我点鼓励吧！

网球场上，运动员是不可以和教练交流的。我有时打着打着靠近了姜山所在的包厢，才会吼两句，这也是我调节自己心态的一个方法。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。我打球不太爱喊。像莎拉波娃、阿扎伦卡那种高分贝的叫喊，据说是一种调节呼吸、释放压力的途径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丽芬